

台湾 柏杨著

圣人集

倚梦闲话

柏杨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倚梦闲话
圣人集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倚梦闲话: 圣人集/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4

ISBN 7-5057-0759-0

I. 倚…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2446 号

书名	倚梦闲话——圣人集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胶印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07 千字
版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59-0/C·57
定价	4.20 元

前 言

老头跟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老头都有说不完的往事，堪供回忆。柏杨先生老矣，前途有限，只剩下回忆无穷。想当年一九六〇年代，我老人家手提巨笔，叱咤风云，固一世之雄也。忽然咕咚一声，没啦；使人兴起“于今安在哉”之叹。自一九七七年，返回台北，穷极无聊，把昔日刊有敝大作的旧报纸旧杂志找出一些，剪剪贴贴，一面动手，一面动眼。噢，虽是一九六〇年代之文，而于一九八〇年代读之，仍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称赞到得意之处，唾沫横飞，声震屋瓦，老妻惊曰：“老头，谁的文章，这般高强？”呜呼，谁的文章，当然是柏老的文章，我是何等角色，顺应时代潮流，岂有说别人好话之理。阿巴桑头脑不清，殊堪悯也。

柏杨先生文章既如此之好，又兼如此之妙，非我一人之言，乃天下人的公言也（说此话时，气不发喘，面不改

圣人集

色，货真价实的窝里捧嘴脸)。不敢自秘，整理印出，以供读者老爷拜读——其实贵阁下拜读不拜读没啥关系，柏老学问，博大精深，贵阁下即令拜读，也未必拜读得懂。只要猛掏银子，狠狠地买上一册，你就伟大定啦，幸勿自误。

柏 杨

一九八〇年代黄道吉日于台北柏杨居

序

柏老杂文，已经出笼了三辑，曰《玉雕集》，曰《怪马集》，曰《堡垒集》，现在出笼第四辑《圣人集》矣。本来定名为《见鬼集》的。盖正人君子偶尔眼花，买了一本，翻看一过，骂道：“胡说八道，见他妈的鬼。”正义之怒既泄，柏杨先生便可福保平安，可是书店老板曰：“见鬼不吉祥，你既然知道这年头大家神经衰弱，忌讳多如牛毛，难道不能见别的乎？”当然可以见见别的，如见见圣人，岂不是很合时代潮流哉，乃定名焉。

是为序。

柏 杨

一九六三·四·于台北柏府

柏杨先生传

柏杨先生著作等身，大作陆续问世，征序于诸天下仁人君子。夫先生之名，至大之名也，闻之如晴天霹雳。天下志士，莫不跃然群趋，若鹜若鲫。余与柏杨先生交友久矣，情同管鲍羊左，际此又有杂文问世之日，爰撰文以赠。

夫柏杨先生者，柏拉图先生之后，陇西天水人也。其初姓名不彰，虽遍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历寻户籍总册，与夫犯罪档案纪录，均不可得。盖音节平凡，落地无声，故以号行。其先世为希腊哲人，复五世相楚，成为中原望族。及先生之世，避难遁居方壶蓬莱之麓，搭克难庐于尘嚣闹热之境，日与引车卖浆者流厮混，谈经说易，嚼古吟今，怡然过其癡焉。

柏杨先生生于光绪中叶，少贫，瓶萤凿壁，悬梁刺股，无所不露一手。苦学多年，方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复负笈

东瀛，羁留泰西，遍访非洲诸部，以及两极异境；阅历沧桑，年久弥坚。故其肌肤作赤铜色，滋滋然有光。其为文也多妙笔，驰突噪号，飒然颺扬，时人多不敢贸然读之，先生之书由是轰不起来焉。故本序之作也，老妻在旁岔曰：“柏杨，何许人也乎？”余愀然变色，起立一揖，干咳两声以作答曰：“夫柏杨先生者，划时代之大思想家也，卿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其思潮沛然不可御者，如尼加拉大瀑布，雷霆万钧，源远流长。其立论之奇，令人不敢正视者，如丽日当空，光芒万丈。其笔诛之令乱臣贼子惧者，如钟馗先生之丧魂棒，厉铁冷霜，三代以下不得其匹。读其书如手触炙铁，足蹈油锅；如当头受棒，泰山压顶。复如先生跃跃出纸，拧我耳而面提之，批我颊而狂海之，抡其棒而叩我胫，挥其杖而搔我痒，动其刀而剖我疮。及读罢其书，魂魄俱失，肝胆尽裂，披发散襟，手持巴拉松，顿足捶胸，须臾中风疾走，捧腹仰俯，人莫不恐其痰迷心窍焉。其伟大之处有如是者，于戏乎，夫复何言哉！”

因作赞曰：太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先生之言，与日月同光，焉得朽乎？而其功德，亦昊天罔极，被及宇宙诸球，国史馆自有档案焉。或问：如此大人，三头六臂邪？余曰：大哉问也，此问当别有一番分教。考先生隆准重瞳，目光如岩下之电，壑中之月，夜间作猫眼色，寒光逼人；而其形骸如土木，颓然自放。或曰：当其初生也，狂风大作，山崩地裂，火山爆发，日月无光，麟龙并臻于庭，凤鸾群朝于堂，华亭鹤唳，蜀山猿鸣，灵霄荡荡，地府摇摇，极尽热闹。

074467

圣人集

之能事，然后可知皇天降一人瑞下凡之不易也。
是为序。

黄越钦

一九六二·一〇·于台中

歌功颂德

余本擅文，尤其擅歌功颂德之文，顾往往夜不安枕，感冒时作，遵医嘱，不文久矣。柏杨先生为刊新著，征序于余，意欲借余之名，招摇于众，多捞几文也；余以柏杨先生早已驰誉国际，只要心地一横，祸延梨枣，定必人手一册，又何必多此一举耶？柏杨先生曰：“固矣，顾自吾友胡适先生盖棺之后，中国以文名著者，唯公而已。且公于余相知最深，公不序，谁能摸柏杨先生之底，阐圣人之义乎？”余曰：“然。”乃为之序曰：

柏杨先生者，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之后代也，其十三世祖柏琼府君，因蒙古西征，打通亚欧陆路交通，羨华夏之进步，徙居中国，入中国籍为中国人焉。柏杨先生之太夫人，未嫁，履大人迹，而孕，归柏老先生后，始生柏杨先生焉。柏杨先生幼有异禀，五岁能文，及长，曾受业于洋大人爱新觉罗先生之门，弱冠游学新大陆，初入东点，后转

威斯康辛，仗其父贪污所得，获哲学博士学位。七七事变，柏杨先生痛心疾首，返国参加抗战行列，为某巨公所赏赐，嫔以大小姐，奇丑，即今柏杨夫人是也。巨公原拟借提拔青年才俊之名，再聿以四边银行董事长之职，以柏杨夫人雅不欲其夫多事劳碌，辞不就，日以写方块字自娱，久而成癖，非此不乐。南迁之后，《自立晚报》耳其名，三牲礼聘，请其写稿，夫人仍尼其行，柏杨先生曰：“再不从业，人将谓我为游民矣，琼斯先生不也因此而为伦敦《镜报》照照像乎？”夫人始无言。

柏杨先生自开锣以来，秉其如椽之笔，写滔天之文，一字之褒，荣于被洋大人踢一脚；一言之贬，惨于被三作牌修理。于是乎，一纸风行，草木皆贵；盖到底家学渊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雨伞焉。日久，柏杨先生就其名言说论，辑为若干集，曰“玉雕”，曰“怪马”，曰“堡垒”，均已出版。“圣人集”者，其第四辑也。

圣人者，非人也；盖圣为共相，林林总总之中，圣者多矣，何能指认某为圣，某为不圣乎？人为共名，凡直立而走，能作伟大状者，皆人也。呼人，圣人不能独应，故曰圣人非人，亦犹之白马非马也。此为固有的逻辑，自公孙龙先生以降，柏杨先生独得其秘，其珍贵可从而知之矣。国人何不一读乎？

是为序。

龙 梅

一九六二·一〇·于台北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前言	(1)
序	(3)
柏杨先生传	(4)
歌功颂德	(7)
脱鞋露脚	(1)
绿油套裤心理	(7)
大不敬	(10)
大张挾伐	(15)
建设性建议	(20)
又要简啦	(22)
第一门重要功课	(25)
儿童乐园	(27)

读书有感	(30)
大银幕节目	(33)
被拍最乐	(35)
新十八摸	(38)
坐着整人	(40)
人味非常重要	(42)
新年三祝	(45)
旧书新感	(47)
失窃世家	(55)
第二次	(60)
报案捉贼	(65)
四不偷	(70)
文明小史	(75)
洋人之撞	(80)
一舌遮天	(84)
三桶水	(92)
么鸡吃烧饼学	(95)
脱裤文学	(100)
妖风	(105)
洋奴之治	(108)

洋奴之味	(113)
花莲之旅	(115)
归途	(122)
窝里真言	(128)
找出奇案	(132)
玉匣记	(138)
君子和小人	(143)

脱鞋露脚

天下杀风景的事，据《义山杂录》上说，有四项焉，一曰“花间喝道”，二曰“背山起楼”，三曰“煮鹤焚琴”，四曰“清泉濯足”。花间喝道者，标准的过瘾主义，盖从前之官，谓之父母官，和现在三作牌的三作之一“作之君”，出于同源。一旦出门上街，坐上八抬大桥，前面有一个或几个衙役，像出大丧似的，拉起喉咙，大声吆喝，使小民人等知道官儿来啦，赶忙闪开，以免被撞。然而该官如果去台北新公园赏梅花，或去植物园赏荷花，也弄几个衙役，在前面勇猛吆喝，那才真正是一个俗种矣。背山起楼者，唐诗不云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更上了一层楼之后，仍不能穷千里目，在楼底下看到的固是山，在二楼看到的也是山，三楼四楼以及十楼二十楼，看到的照样是山不误。真是山山山山山山山，一山到底。如果这种环境都欣赏，他的呆劲也够上冲云霄矣。煮鹤焚琴者，更不用说

啦，稍微有点意境的朋友，即令不会音乐，然而花前月下，感慨万端之时，抚抚琴弦，看看仙鹤，也可以净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故事焉，一位大号之官，以风雅之士自命，又吟诗又印书，见了当教习的或写文章的家伙，都亲切握手，俨然高级境界，于是一位朋友，就送他古琴一张，白鹤一双。过了两天，前去拜访，以为他一定要大谢哩，谁知道谈了很久，竟不见他谈及，最后实在忍不住，乃自己问曰：“前天差人送来的古琴白鹤，不知大人喜欢与否？”该大号之官一听，瞪了半天眼，曰：“你说啥呀？那块烂木头就是古琴？我以为你送错了地方，叫厨房拿去当柴烧啦。还有啥鹤？那明明是只鹭鹭，早炖汤吃啦。”该朋友听后，虽不上吐下泄，不可得也。至于清泉濯足，也是同样道理，时求其实用，而求其灵性，泉水一潭，深可见底，正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只宜于俯下身子喝上两口，以凉肺腑。洗纓都罪过，如果再脱下破鞋，在其中大洗臭脚，偏偏此时有一个天真小女孩前来取水饮用，埋怨了几句，他就用石头掷她，还开骂曰“干你娘”，此公之为人，恐怕就是遇到教人讲恕道的孔丘先生，都会气得抽筋。

天下事啥都容易忍，唯俗难忍，连苦刑拷打都可以忍，只有俗使人怒发冲冠。而杀风景之事，也只有俗人才干得出来。可惜的是，《义山杂录》的作者不生在现代，如果生在现代，他将发现还有两项别的杀风景的玩艺，可凑之而成为六，那就是“脱鞋露脚”，和“公众之地，高谈阔论，唾沫四溅，旁若无人”。

“脱鞋露脚”，似乎是热带朋友的惯技，南北之异，大概在此。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先生就为了热带朋友的光脚丫，发表过谈话，可见光脚丫已构成对现代文明严重威胁。黄杰先生说，有些人坐在堂皇富丽的观光号火车上，不管邻座是洋大人也好，中国人也好，衣冠楚楚的男士也好，淡装浓抹的太太小姐也好，他阁下兴之所至，就脱下他的破鞋，拉下他的脏袜，露出他的臭脚。仅仅露出臭脚还不算奇观，奇观的是，他还把臭脚缩到座椅之上，以手指猛捏脚趾，捏之不过瘾，还举到鼻孔上嗅之，嗅到得意之处，既皱眉又挤眼，舒适之状，好像沙和尚在五观庄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有的虽没有捏而嗅之，却比捏而嗅之还要精彩，那就是上演脱袜舞之后，把他的臭脚往前一伸，高而翘之，翘到前面座位的后背上，翘上仍不拉倒，十个脚趾还在前座乘客的耳际，猛烈摇动，习习生风，空中传味。柏杨先生每见此景，都要连服三粒金鸡纳霜，以防发冷发热。

男人脱鞋露脚，固丑态毕露，女士脱鞋露脚，也不简单。有些太太小姐，涂脂抹粉，圆眼黑眉，细细的腰焉，长长的腿焉，仪态万方，使人起敬。可是她一坐下，就现出原形，屁股还没有把凳子暖热，玉足就从她的鞋子里抽而出之。虽不至像野男人一样，明目张胆地捏捏嗅嗅或伸而高翘，但却踏到鞋上焉，踏到地上焉，或踏到栏杆上焉，群趾齐摇，好像十个不见天日的囚犯，一下子获得释放，呵腰的呵腰，伸腿的伸腿，好不壮观。我说她抽出“玉足”，不过